

目 录

引论 张抗抗：“极光”的遥想者

- 一 主题模式的演进与蜕变 轶
- 二 潜抑与自觉的女性话语变奏 轶
- 三 形式的突破与文体变迁 轶
- 四 小说与散文的“互文”性 轶

第一章 两性极地的断裂与弥合

- 一 《极光》：潜抑的女性意识 轶
- 二 《情爱画廊》：理想与现实的悖论 轶
- 三 唯美的理想主义性爱观 轶
- 四 审美的人生：对生活、思想悖论的逃避 轶

第二章 人性的迷思：救赎与沉沦

- 一 “偶像时代”中人的悲剧性存在 轶
- 二 “真理圣殿”里的“荒原弃儿” 轶
- 三 被“过程”滞留的理想主义话语困境 轶

第三章 理想的解构之图

- 一 历史话语的现代性超越 张范
- 二 朱小玲 : 无语期待中的自由幻梦 张源
- 三 张恺之 : 历史迷雾中的生命之舟 张恩

第四章 叙事话语的转型与暗示

- 一 “ 意义在场者 ” 的重复叙事 张恩
- 二 叙事对文学与主体的双向 “ 介入 ” 张缘
- 三 历史叙事的 “ 重复 ” 与 “ 断裂 ” 张恩

第五章 艺术之城的虚与实

- 一 意象性象征 : 意义的扩展与延伸 张范
- 二 童话幻境 : 置换与抗拒 张源
- 三 情境反讽 : 自我与世界的 “ 荒谬 ” 写真 张源

附录

作家访谈录 张恩

张抗抗主要作品专集目录 张源

主要参考书目 张远

后记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一个优秀的作家作品序列，有如一幅精美的徐徐展落的山水画卷，不仅具有咫尺万里、平远极目的运笔气势，引发人无数玄妙幽远的遐思，而且还会产生击节惊叹后反复涵咏的审美快感，于行云流水韵致深远的意境中品味到“无”中生“有”，“虚”与“实”统一的弘远境界。张抗抗的作品就给人带来了这种审美体验。她是一个丹青妙手，所不同的是她通过无声的文学语言描绘着大千世界，以不懈的努力和对生活的热爱，用文学对客观事物进行深度的哲学揭示。张抗抗通过多种艺术方法和全新的语言结构表现对生活的哲学体悟，把人们日常所忽略的自明之理通过“陌生化”手段揭示为一种可见的“震惊”，读者在这种“审美历程”中开始注视自我与世界的真实，与作家一道思考人与存在的本体论的关系。正如有评价张抗抗的小说寓有哲理性那样，她的文学创作已抵达了哲学探索的疆域。这也是她多年来在峰起浪涌的新时期文坛中保持艺术魅力的一个深刻原因。她的创作有如一条河

流,从湍急喧哗流向舒缓沉郁,愈来愈见清澈宽广,一派宠辱不惊澄明隐秀的大家风范。张抗抗的艺术成就不仅清晰地记录着新时期文学的流变,而且是作家本人和她同时代人顽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一 主题模式的演进与蜕变

张抗抗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已经使她进入游刃有余的风格成熟期。她的笔灵动飘逸,语言精警深刻,体现着她对历史对人生的睿智哲思。其创作立场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倾向。多年来“依然是为了那个大写的‘人’字,为了‘人’心底不灭的抗争精神。”^①这是张抗抗创作的意义,既是她的起点也是她的终点。这体现着一个作家铁肩担道义的历史责任感,在中国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中继承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以思想“济世”的优良传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这使她的创作始终回响着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保持着一个精英知识分子激进的反世俗姿态。可以认定张抗抗是一个她心目中“北极光”的追逐者,文学让她张开了“想像”的双翼,来超越现实的有限性,在对日常生活作“美”的提升中飞向“理想”的精神彼岸。

值得肯定的是张抗抗不变的审美理想,这是她创作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主题模式的多重变奏。

^① 张抗抗《走进历史》,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19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张抗抗可以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作家，她的作品序列有如镜像一般清晰地映照出新时期的文学流变，准确生动地切入着当下的文化语境，因此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象征行为”的现实寓言。当有人编选新时期之初短篇小说佳作时，谁也不会遗漏诸如《北极光》、《夏》这样的优秀之作。尽管作者初登文坛，然而，这些作品本身却告诉读者这是作家的心力之作；虽然难免笔法稚嫩，然而因其情感真挚灼热大胆，显示了独特的个性，依然令人难忘。创作初期的张抗抗可谓身手不凡，《淡淡的晨雾》与《夏》接连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为她赢得了荣誉，使她成为受人瞩目的“作家新秀”。

《北极光》的推出的确使张抗抗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文坛地位。这篇作品是新时期有争议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受到了以道德主义面目出现的“保守主义”的阻击。其实，女主人公看似移情别恋的爱情选择恰恰映照着新时期思想话语的重新结构与文化转型，是知识分子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话语的双重体现。这也正是张抗抗 1980 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主题模式的总的特征。这一时期的文本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作者有意通过人物话语转述着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思考，如《爱的权利》有关“爱”的真谛的思考与主人公的最后觉醒有效地完成着伤痕文学的历史使命：“爱”的叙述与阐释疗救着一个民族的心创，从而获得精神“再生”。恰如初登文坛的冰心由于特定的时代语境，起笔描写的就是“五四”时代思考着的青年形象，因此成为早期问题小说代表性作家。也许这正是“五四”与“新时期”两个特定阶段为作家提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 , 张抗抗亦如冰心一样关注着社会问题 , 再现了一代青年有关人生、社会、历史的思考。因而她的作品涵盖着大量的当时为人们所关注的思想建构 , 是当之无愧的寓言化写作。说她是“ 极光 ” 的追逐者 , 是因为文本中闪烁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 吁请呼唤着一个英雄主义时代的到来。

张抗抗在 80 年代初的创作的确是昂扬的 , 带着那一代知青作家“ 青春无悔 ” 的生命热情与执着 , 并和全国投身于思想解放的群众一样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敏锐和信心 , 其作品如一串清晰的足迹留下了张抗抗本人在文学园地不断突破进取的身影。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 , 自《极光》之后 , 作者有一段创作间歇 , 然后就是《隐形伴侣》, 一次强烈的“ 定型爆破 ”。对此 , 张抗抗曾经这样说过 : 我完成了《隐形伴侣》, 便是又一次完成了我。”^①

这时正值张抗抗创作走向十年。十年 , 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正是上下求索的艰难的精神跋涉过程 , 她以往的创作成绩已经是一座“ 山峰 ”, 需要以才智全力攀登跨跃 , 艺术突破意味着精神挑战 , 这是作家所言自我的完成过程 , 也是对既往的主题模式的超越。张抗抗成功了。这部为人的灵魂写的长篇小说 , 开始使作家直面人性的“ 真 ”, 作家如同译解斯芬克斯之迷一样 , 开始揭示这个大写的“ 人 ” 的谜底。这对于张抗抗是一次大的进步 , 她在开始有意识地正视人性的复杂性和“ 道德 ” 的虚伪性。文本的主题模式开始了痛苦的蜕变。她发现道德伦理范畴的善恶美丑并不能概括原生态的本真存在 , 任

^① 张抗抗《无须“ 自白 ” 终是“ 自白 ”》, 载《自选集· 大江逆行》, 第 147 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何有关人性的思辨在生活面前都有其局限性；“道德”往往是“权力意志”的规约，是时代强势话语的集中体现，无论这个道德体系的真伪，弱势群体却必须要服从它。它对人的意识起到监督作用。然而主体的生命欲望与伦理构成强烈的冲突，时刻处于突围状态。这一点作者有明确的阐释：

在贯穿小说始终的男女主人公以及其他知青之间的感情、性格、思想的冲突中，除了今天被称为潜意识的那部分强烈的生命冲动所引起人的那种不安外，还有控制了人类理性意识中的良知、道德、伦理、观念等等残酷无情地压抑了人的本性欲望。这种历史形成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非自觉的现实原则，甚至成为遗传基因，参与人的无意识压迫本我。正是这种被无意识透明的外壳紧紧钳制、约束而几乎被扼杀、窒息的潜意识的挣扎与抗争，才构成了人生永难摆脱的另一个“我”，那个令我恐惧和震颤的“隐形伴侣”。^①

对人性复杂性的正视使作家注意到“道德”的虚伪性，这对于张抗抗既是观念的进步也是思想的蜕变，这实际上动摇了她们这一代人的“信仰”的根基。“永不忏悔”的确是典型的“红卫兵—知青情结”，他们更看重追求的过程，然而有关理想的价值体系的追问在这一代作家的叙述中是深隐的，历史责任这个巨大的身影也遮蔽了他们个人的命运悲剧成因中自我的因素，其中权力意识、怨恨心理、暴力倾向这些理想的负面却被省略了。即使如张抗抗，人性的反思也只是停留在善与

^① 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猿园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员992年版。

恶、美与丑、真与假的二元异质对抗中 , 简约为人性中的潜意识矛盾 , 在怀疑 “ 道德 ” 本身虚伪性时停下了批判 , 因为这时的张抗抗不愿也不能否认这一代人的价值观 ; “ 信仰危机 ” 的萌芽在破土而出。继 80 年代中期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 , 作家也在重新建构文化价值 , 还没有更为深刻的思想立场来支持她对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批判的力度 , 一代人的悲愤不能仅仅是倾诉苦难就能宣泄 , 应该认清 “ 偶像的黄昏 ” 时代才是造成病态人物的社会根源 , 是制度化的权力机制对人性的异化 , 而不仅仅是人性善恶伦理范畴问题。道德理想主义构成了作家这一阶段的创作困惑与误区 , 使《隐形伴侣》在对生活政治化主题模式的突破时只停留在怀疑动摇阶段 , 对于张抗抗十年创作的总结 , 这是一次并不彻底的思想突围。

看来 “ 历史 ” 并不总是能够彻底地承担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更多的时候 , “ 历史结论 ” 总是让人怀疑 , 历史本身是一段迷雾 , 它同时切断了我们追溯过去与回归现在的可能通道 , 然而它又确是现实的镜像 , 印证着我们的缺憾与谬误的根由。这个原因同样诱使张抗抗走进历史。

《赤彤丹朱》勾勒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家庭史 , 书中人物的经历既充满了个性色彩又有其共性特征。它亦是 80 年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心灵史 , 从而不再是个人命运悲剧而作为 “ 类 ” 的代表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一部重头之作 , 作者描述两代人的 人生经历 , 其侧重点在于精神历程——理想信仰的本质内容上 , 她对一个世纪的 “ 红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色理想至红色风暴最后演化为一个现代的红色神话”^①作了深刻的反思与自审。写作本身就是“对红色作一次重访，一次还原，一次剥离，一次解构。”^②从 1983 年至 1993 年，差不多又一个十年，张抗抗的创作终于登上了一座峰巅，如自焚的凤凰，在对历史、人生、自我的锤炼中获得了“新生”。作家的创作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她在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语境中展开了思考，从两代人的精神历程中，叙述着一个世纪以来民主与自由、现代与传统、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是信仰危机的总爆发。其结果是奔向了理想乌托邦的彻底解构。这是更为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以理性精神的贯注显示着批判的力度，表达着作家对价值、自由、尊严的彻底剥夺的愤怒，尤其是人的话语权的剥夺，张恺之的政治冤案 1984 年申诉无门，正如鲁迅所云早已是“出离了愤怒”。信仰大厦轰然倒塌，张抗抗的叛逆终于使她作了这一代人理想追求的终结者。文本的主题模式彻底逆转，“红色变奏曲”完全是个人对历史的回应，是“命运”叩击时扼紧的喉咙所发出的绝响；“公共话语”在此“断裂”、“破碎”了。张抗抗至此开始了寓言式的反寓言写作。这是“意义缺席”下的主体价值与存在的追问，“理想”在这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两代人的精神苦难作为代价的“革命”，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作者充满苦痛的质疑直接导向了对生存哲学的思考，这是文学“想像”的可能性所能到达的思想和哲学的边

^① 张抗抗《红色变奏曲——赤彤丹朱 创作谈》，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 143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张抗抗《红色变奏曲——赤彤丹朱 创作谈》，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 143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界。也正因此 , 张抗抗的创作不再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 其主题模式趋向隐晦 , 创作开始进入“ 自由 ” 的境界。

二 潜抑与自觉的女性话语变奏

我记得自己说过 : 我愿意首先作为一个作家 , 然后才是女作家。^①

这确是张抗抗真实的心声。一段时期内作家的女性意识是潜抑的 , 作家自己的性别立场与心理体验并非构成叙事的女性视角 , 而是必须超越的局限。因而其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作品女主人公的女性特征并不明显也不重要 , 她们是文本中一个性别符号 , 在叙事中沦为“ 空洞能指 ” 与对象化存在 , 准确无误地映射着时代的文化语境。她们是《爱的权利》中的舒贝 , 承载着时代的苦难 ; 或者是《极光》中的岑岑 , 成为理想选择的抽象手段 ; 再或者是《淡淡的晨雾》中的梅玫 , 被作者作为启蒙话语与保守主义冲突的见证者。张抗抗作为“ 意义 ” 的施动者 , 让其笔下的女性人物被动地成为苦难与爱情的承受者 , 她们似乎惟有“ 爱 ” 的选择才能确立自己的价值 ; “ 爱情 ” 成为一种独特的叙事功能 , 使作者架构着现实的寓言故事完成着国家话语主体再叙事的需要。

女性对情爱对象的选择过程一定程度上是有关知识分子主体定位的过程 , 是 80 年代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主题的继续

① 张抗抗《你对命运说：不！》，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 188 页。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与实现；‘选择’的结果完成着文化转型的要求，实践了时代性的‘选择’。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女性并没有自己的位置，只能作为对象化存在。在男性眼中，作为爱与美的化身的女人，一直是欲望的对象、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而惟独不是她自己。令人遗憾的是张抗抗也遗忘了自身女性的存在。或者缘于男权文化的压力，或者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的偏见，阻碍她描写女性的真实。张抗抗曾经说过，她笔下的多数女主人公如换成男性，故事依然成立；‘因为我写的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新时期以来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这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① 对于‘人’的关注使作家忽略了女性自身。这与‘人类解放’等同于‘妇女解放’实质相同。实际上‘人’的问题一直遮蔽着女性的真实性存在，新中国‘男女都一样’的‘两性平等’的神话导致着几代妇女自我真相认识的误区，掩盖了两性之间等级秩序和男权文化对女性权利的侵蚀，使女性永远作为男性意义的空洞能指漂浮在话语的表层，这是历史的原因，也是张抗抗在创作初期无法超越的性别局限。

然而张抗抗虽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毕竟是一个充满自审意识的女作家，这其中同样包括她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与思

^①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 185 页。

索。这在 1990 年代末期愈发明显 , 不自觉的女性话语终于突破男权文化的樊篱开始表现女性主体意识。这个转变可以从一系列文本找到表征 , 她有意以女性性别立场在 1990 年代写了一系列“ 女性话题 ” 的散文 , 来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 , 人到中年的张抗抗开始表现出性别的自信 , 认为女人可以对命运说“ 不 ! ” , 这一声“ 不 ! ” , 已预示了女性命运无限的可能性。虽然仍然潜伏着男权观念“ 笼罩 ” 与“ 伏击 ” 的危险 , 但夏娃不再是亚当的一根“ 肋骨 ” , 至少 , 女人可以不是男人理念化的象征。这一切关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考被作家凝聚在《情爱画廊》中。女主人公秦水虹不再是男性对象化存在 , 在这个现代社会中颇具古典性质的爱情故事中 , 秦水虹是一个性爱主体 , 这个人物证明着女性在情爱中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者 , 而是可以和男性一起主动地实现着平等、自由的爱情理想 , 在两性灵与肉的契合中激发性爱美质 , 让生命以最大的可能接近爱的真实 , 用它永恒的温暖来超越生与死的生命过程。可以认定张抗抗以“ 爱 ” 与“ 美 ” 构筑了爱情乌托邦 , 尽管于现实的理解显得虚幻 , 然而它毕竟展现的是两性之爱应该有的情爱模式 , 于本质上体现出生命的自由状态。虽然《情爱画廊》在“ 想像 ” 与“ 现实 ” 之间存在着断裂 , 但是这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确是作家对理想女性的艺术化描述 , 是“ 成长 ” 中的女性应该具备的主体意识与价值观念。只有这样 , 女人才能真正走出“ 两性极地 ” , 实现“ 爱 ” 的理想。

善于理性思考的张抗抗何尝只是表示对性爱理想的乐观 , 她深知由于心理、生理的差异性男女两性的沟通理解并不容易 , 更由于父权文化积淀下来的社会集体无意识在男女之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获得两性真正平等对于现实中的女性还是一个永久性的期待,甚至付出卓而不群者弃绝世俗幸福的代价。《银河》描写了两性之间另一种“真实”。“世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将隔银河而相望,却极少有人能够逾越。”^①“互相不愿屈就则难以沟通无法苟且甚至无法相容——三个男人与三个女人,都顽强地按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意志生活着。”^②这是文本的故事核心;“银河”是一个形象化的隐喻,它说明着男人与女人的“隔绝”,相望而不相依。可以说,这是人类自文明进化以来的两性悲剧。当女性真的开始对命运说“不!”的时候,社会流放了她;“性”关系作为政治与权力的一种社会化的体现方式,男性永远掌握着主动权。

觉醒的女性并不惧怕孤独的反抗。张抗抗终于开始用文本抵制男权话语,开始真正的女性化的表达,结束因政治、文化、思想的封锁造成的女性失语状态。《隐形伴侣》与《赤彤丹朱》中对于“童话”的固执,不仅表现出女性话语对主流话语的对抗,同时也是对现实焦虑的有效置换,是女性被剥夺后的“缺失”状态的自我“寻找”与“拯救”。表现柔弱的女性生命中坚韧的一面,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消解父权文化对女性的钳制,言明自己的真实存在。张抗抗文本中潜抑与自觉的女性话语变奏,使我们倾听到她作为女性的内心真实,表现出女性正视自我与社会的勇气和力量。当女人拒绝成为对象化存在时,在女性能是什么或不能是什么的悖论思索中,张抗抗

① 张抗抗《银河》,载《爱的权利》,第 195 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张抗抗《星星相映》,载《柔弱与柔韧》,第 234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开始用决绝的“不！”拒斥了这个男性规定的理性世界。希望将从这里开始。

三 形式的突破与文体变迁

文学亦如世事万物，本有许多可能。^①

一个成功的作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张抗抗经历几十年的艺术探索，已经达到了传神写照、气韵生动的美学境界。借助一系列修辞手段，她以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作品充满了理趣，大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弘远意境。张抗抗自己也认为结构与语言形式一直是她近年来力求有所创造、突破的两大“情结”，看来这是她有意识地注重内容与形式的不可分性。题材的思想容量固然重要，然而文体追求更是决定艺术家是否能达到“巅峰”体验的关键，有意味的形式将使作家“心有灵犀”，从而进入“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的创造自由。张抗抗正是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体味着话语“自由落体”的审美快意，以开放的结构进入了文本的巨大空间，展现出叙事的多种可能性。

登上高峰的快乐总是能让人想起跋涉的艰辛，张抗抗不懈的艺术探险就是一个勇者不断进取自我超越的过程。张抗抗并不是新潮的追逐者，她以稳健的姿态探索着小说实验的意义，文体的创造于她是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文化关

^① 张抗抗《可能——读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莽丛中》》，载《自选集·大江逆行》，第195页。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怀的体现，因而在艺术形式上的突破也是作家精神嬗变的表征，我们从中可以管窥到作家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我思”与“我在”形而上意义之间的痛苦的思想蜕变。

不难想像，初登文坛的张抗抗在“意义在场”的前提下，一定会采取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来整体观照人物的思想与命运。文本的叙事情境始终“聚焦”于时代问题，作者按照主流话语的节奏安排着叙事的频率，对故事的因果关系了然于胸，完成着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转型与文化建构的宏大叙事。《北极光》可谓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这是作家对理想主义的精神自信，体现知识分子作为话语主体的心理欲求，全知叙事视角负荷着作者随时楔入思想启蒙话语的任务，在表现功能上完成着意识形态的内容规定。

这个全知视角的叙事阶段并不长；“八五新潮”引发的小说艺术的“革命”，作为外因推动着张抗抗重新思考语言的秩序，而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社会文化大转型带来的作者精神“突变”，是更为深刻的心理动因；“外”与“内”双重互动带来张抗抗叙事话语的迅速转型。她的文体叙事视角开始流动，从全知向限知转化，这表现出作家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态度发生了变化，生命本质意义上的荒诞感与现实的破碎感使作家不再确信能够把握“真实”，尤其是社会文化转型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衰落形成的失望情绪弥漫在张抗抗的叙事话语中，原来充满理性秩序的世界现在开始变得可疑。流动视角虚实兼备的笔墨使作者能够传达出“言外之意”。《赤彤丹朱》如此，《流行病》、《斜厦》、《因陀罗的网》等短篇创作无不如此，流动的叙事视角带来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也决定了文本对

“ 意义 ” 阐释的不确定性 , 也许这正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张抗抗在 “ 意义 ” 怀疑中导入的叙事迷宫宣布了 “ 寻找 ” 的终结 , 乌托邦神话消解后呈现出的是人的 “ 荒谬 ” 性存在。这是张抗抗叙事话语转型暗示出来的写作意义。

文学语言充满了神奇的魔力 , 叙事的艺术也是语言被作家重新打乱构成新的符号网络的过程。阐释学告诉我们 , 对文本的理解首先是一个对话事件。因此 , 语言能否达意对作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意味着作家必须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才能生动准确地传达主体对于外在世界的体验与认识。言为心声 , 话语方式作为创作个性标志着作家风格的形成 , 也是文体的最高体现。

随着张抗抗创作进入 “ 高峰 ” 状态 , 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 暗喻、反讽、象征等修辞手段在文本中的创造性运用 , 加大了语言的密度与 “ 暗示 ” 的可能性 , 显现出 “ 思与境偕 ” 韵致深远的语体风格。张抗抗 1980 年代末期文本中充满了哲学意味的语言 , 她将艺术视为哲学 , 把日常 “ 不见 ” 之物化为 “ 可见 ” 的存在 , 传达出哲学思考的深邃。语言在这里是作家进入世界大门的钥匙 , 只有在语言与世界相通之时她才获得了自己的语体自由。于是我们看到 , 张抗抗的话语开始从 “ 中心 ” 向 “ 边缘 ” 移动 , 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公共话语体系消解断裂 ; “ 意义缺席 ” 的创作使语言充满了怀疑与歧义 , 这即是拉康所言 “ 漂浮的能指 ” 状态 , 反映的是无意识通过语言修辞运行的过程。隐喻所造成的语义的极大跳跃与暗示 , 既是作家个人精神考证的说明 , 又是无意识话语的 “ 修辞学 ” 。张抗抗运用这种修辞手段在转化生成着新的语义 , 这是一个对世

引 论 张抗抗：‘北极光’的遥想者

界重新语义化的过程。面对着人的自我与世界的“荒谬”，我们相信，作家对于人的这种“存在”的深刻悲剧也曾经“无言”甚至“失语”，然而语言不仅是存在的牢笼也是存在本身，张抗抗作为艺术家必须把“思”与“诗”衔接起来，用文学传达那不可能传达之意，这正是思想与哲学所能到达的界限。于是，语言作为理解的前提，它将始终在场，只不过这时的语言已经是个人与世界的一个中介，或者传达或者阻断对世界的理解，正如张抗抗用言语来置换现实的压迫从而抗拒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规约与剥夺。这是《隐形伴侣》与《赤彤丹朱》语言呈现的另一种深层意义。

张抗抗在语言修辞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也决定了她是一个优美的文体家。形式内容化，内容感性化，在她的文本中得到完美的统一。自由的语体，开放的结构，流动的视角，传神的人物，哲理化的议论……这一切作为有机整体凝聚着作家创作才气，使张抗抗的文本行云流水气象万千，这是气韵生动的精神“内宇宙”的外现，读者在阅读的快意中将体悟“妙在笔墨之外”的弘远境界。

四 小说与散文的“互文”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抗抗创作了许多篇随笔式散文。作为小说家，她写的散文具有笔致飘逸，淡远雅致的特色。也许是写小说而成就了一双慧眼，张抗抗才能发现被日常状态所遮蔽的“真谛”，笔锋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穿行，使散文表现出哲思深